

那时 的 大学

张宁芳 / 著

大师们的求学记忆

1912 — 193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那时的大学

——大师们的求学记忆 (1912—1937)

张宁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以轻松幽默的文字,描绘民国学生的大学考试、衣食住行、学习生活、校园文化和毕业故事等,通过胡适、费孝通、潘光旦、陈岱孙、赵元任、茅盾、冰心、钱锺书、季羨林等知名学者对求学经历的记述和回忆,并利用民国报刊、口述资料、学校档案等材料,重现民国时期大学的优良学风和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反映民国时期知名大学在教育管理方面的经验,生动展现了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侧面,可以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对民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时的大学:大师们的求学记忆:1912—1937/张宁芳著.—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8
ISBN 978-7-313-24718-6

I. ①那… II. ①张…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1912—1937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21400 号

那时的大学

——大师们的求学记忆(1912—1937)

NASHI DE DAXUE——DASHIMEN DE QIUXUE JIYI(1912—1937)

著 者:张宁芳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印 制: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7.5

字 数:124 千字

版 次:202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2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313-24718-6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68180638

前 言

翻读近现代历史人物的材料，其中特别吸引我的就是人物传记和口述历史部分。念书时候曾经整个下午趴在图书馆，伴着冬日暖阳，安安静静地翻《传记文学》，通过一段段文字走进那些名人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别样的体验，既心怀对他们的仰慕，又仿佛听到他们的声音在耳畔娓娓道来。这也是研究近现代人物的一种别样收获，可以读到人物更生动更鲜活的一面，而人物传记的背后也要感谢学者的独具慧眼。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夫人杨步伟在其个人回忆作品《一个女人的自传》中有过这样的交代：他们夫妇的好友胡适先生有次提起，赵元任记的日记多年不断，可以借此写回忆录。赵元任摆手表示这事费时费力，胡适转而去说服杨步伟写回忆录。没想到，这对夫妇的回忆录先后都整理出来了，而倡议者胡适的《四十自述》却虎头蛇尾了。这难免让胡适的粉丝感到遗憾，不过也正是他的这份独到眼光和好人缘，让他的朋友们纷纷捧场，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

“传记文学”丛书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近现代著名人物的自传、回忆及口述材料，风格不一，有的文字生动活泼，有的叙述严谨规整，正如同传主本人的个性。我们能读到赵元任夫妇、萧公权等的自述，也有友人对于闻一多、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的追忆。

通过阅读他们的回忆，我们慢慢走进他们的人生，对于他们来说，年少求学的时光无疑是一段色彩斑斓的记忆。他们大多成长于清末民初，那是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代，从帝制时代走向民主共和的中国，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方面经历了曲折的改变。新旧思想的碰撞，大家族的变迁，个人生活的选择，这些既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也在个人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本书中我也把论述的范围主要框定在了民国前期，即 1912—1937 年这个时期。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新旧冲突与融合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以往相对关注度比较小的阶段，但这种思想观念与制度潜移默化的变迁，以及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思想的影响一直吸引着我的关注。

书中选取的人物无疑是那一代青年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故事也能带给今天的我们同样的情感共鸣与思考。无论是求学考学路上的艰辛，远赴重洋的不舍与孤独，还是享受大学

时光的自由,沉迷图书馆的乐趣和运动场上的挥洒汗水。伴随一代代青年成长成熟的大学校园永远是他们心中最温暖的角落,那里有大师指引他们人生方向,那里有同学畅谈未来希望,那里还有知识的海洋和营养的加油站。多年以后,回忆起学校的时光,大学校园依然是大师们理想中的天堂。

读到他们的回忆有时也会让我们会心一笑,今天仍然让大家津津乐道的北大清华的差异,原来也是一种传统的延续。自由甚至于散漫的北大,勤奋努力拼搏向上的清华,大学的风格是多元的,而这些传统在一代代学子中间薪火相传,延续下来。大学也是包容的,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师们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们争辩、他们坚守,他们在三尺讲台间肩负起传承知识、传播文化、传递信念的使命,他们以一支支红烛的光芒,点燃学子的心灵之光,为他们的成长之路指引方向,照亮前途。

读这些大师们的回忆,常常让我有种莫名的感动,也希望用自己的文字把这份精神的力量传递给读者。

目 录

大学指南篇：大师们的考学回忆	001
大师们的“高考”故事：择校、赶考与金榜题名	003
初登学术殿堂：大师的大学初印象	017
大师说：如何选专业	030
名师画像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047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	049
叶公超：真名士自风流	062
朱自清：谦谦君子，温文尔雅	071
闻一多：诗人、学者与斗士	085
校园生活篇：曾经的大学生生活面面观	099
当年北大校园里的“扫地僧”	101

食在清华的记忆：食堂、自助餐与“小桥食社”	114
探求知识的海洋：图书馆的记忆	126
大学时代的另一门必修课：体育锻炼	143
校园里的别样风景：活跃的学生社团	160
求学记忆篇：终生难忘的大学时光	178
最后一课：那些难忘的毕业致辞	180
早年留学生求学记：扬帆起航求知路	201
后记	222

大学指南篇： 大师们的考学回忆

鸦片战争叩开了古老中华的大门，戊戌变法推动了国人近代化的步伐，尽管后来变法的举措大多随着戊戌变法的流产而付诸东流，但有一项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得以保留下来，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京师大学堂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而它的建立也拉开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序幕，标志着我国从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向近代分科设系的高等教育的重大转变。

随着新式高等教育在我国的逐步推广，涌现出了一批国立、私立和教会学校，开始了文、理、农、医、工专业分科的高等教育。伴随这一过程，我国也经历了教育制度、教育理念等方面的深刻改变，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普通人来说，“大学堂”这样的新鲜事物有不少让人感到陌生的地方。对那时的青年来说，为了求知、求真理，探寻国家前途命运，不少人克服种种现实的困难，选择升入大学继续深造。他们的经历充满了多样性，在

摸索中也留下了关于大学时光难忘而独特的记忆。

对于那些当时十几岁的青年来说，不论是学校和专业的选择，还是大学留给他们的第一印象，都会带给今天的我们似曾相识的共鸣。胡适、蒋梦麟、马寅初、钱伟长、李济、何炳棣等一批知名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年轻时候的故事，将给今天的读者带来诸多启发和思考。

大师们的“高考”故事： 择校、赶考与金榜题名

高考是莘莘学子求学生涯中一段难忘的时光，伴着书桌前的苦读，赶考路上的辛苦，等待发榜时刻的焦虑。翻翻民国大师们的回忆，会发现他们也在“高考”时发生了不少有趣而难忘的故事，让人读起来忍俊不禁。

他们如何选择大学？

不同于现在统一时间、统一命题的高考形式，民国时期大学招考在相当长的时段中（1912—1937年）都是各校自主命题、自主招生的。1938年，教育部设立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进行全国统一高考。然而这一统一考试仅实行3年，就因抗日战争的影响而被迫中断了。

在自主招生的年代，各大学根据自身情况，独立组织招生、命题和录取等工作；对于学生来说，考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选定目标学校。

民国时的大学，有公立（国立、省立等）、私立和教会办学等，知名的国立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私立大学中闻

名的有南开大学；教会大学中有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对于中学毕业后立志升学的学子们来说，提前做好功课，研究各校的招生条件和考试时间就很重要。

一般来说，各大学会在报纸上刊登招生广告，如当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申报》的广告栏上就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作家茅盾回忆，当时他母亲订阅了《申报》，上面登载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1913年夏天，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改名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当年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想考北京大学的中学毕业生，着实是一大方便。当年茅盾只有17岁，独自出远门求学让人有些不放心，他母亲考虑到家里表叔在北京财政部工作，儿子去北京读书也好有个照应，便让茅盾去报考北京大学。^①

各校独立招生，招考时间不同，考期一般会错开，为了增加考上大学的概率，许多考生选择多校投考。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立志升学的他在考前做足了功课：翻阅了当时差不多所有全国有名气的高等院校的章程和招生简章，选定了北京的清华学校、北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作为投考的对象。^② 他

① 李子迟：《上学记》，济南出版社，2010，第23页。

② 陈岱孙：《往事偶记》，商务印书馆，2016，第41页。

选择学校主要从学校的声望来考虑，在他选择的学校中就涵盖了国立、私立和教会学校。

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大学相对集中，也是考生赶考的主要目的地。据季羨林回忆，当时的北平有十几所大学，还有若干所专科学校。到北平来赶考的学子，总共有六七千或者八九千人。考生心目中列在大学榜首的当然是北大和清华，当时全国到北平的学子几乎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毕竟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但是，两校录取的人数毕竟是有限的，在五六千名报名的学子中，清华录取了约两百人，北大不及其半。

幸运的是，季羨林当年被北大、清华同时录取了，两所学校都是名校，究竟该如何取舍呢？“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据说这是北平每一位学生所熟知的话，也显示出同为名校的北大、清华等学校风格的差异。

北大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也是近代高等教育的开始。初期学校的监督及以后的校长，均为当时官僚充任或兼任，不少学生也把进大学堂念书看作仕途晋升的捷径，因此学生中也多有官僚气和暮气。

而清华的背景则相当不同，清华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当时美国出于种种考虑，退还清政府一部分“庚子赔款”，指明

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于是才建有这所学堂，专门培养青年到海外留学。晚清时候，不少保守官僚家庭对于送自家子弟出国留洋尚有一丝顾虑，担心受到所谓西方思想熏陶的青年回来成了“剪辫子”的革命党。而随着民国建立，社会风气逐渐转变，政界、学界、工商业界渴望一批有新知识、新理念的青年来服务和建设，于是早年那批青年学生留美若干年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科学家、工程师等专业人士，有的还做了大官。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国留洋成为不少青年向往的目标，清华也变得相当热门。

季羨林同当时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学习，因为他看到出国“镀金”以后方便回来抢到一只稳稳当当的“饭碗”。于是，被北大和清华同时录取的他，在权衡利弊后，选择了更容易出国的清华。^①

除了这些国立名校，几所教会大学也颇为抢手。如北平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这些学校历史较久且设施完善、校园环境优美。学校主要采用英文授课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的英文训练很有助益，他们毕业后无论出国留洋还是谋职都更为便利，因此这类学校也颇受一些沿海地区学生家

^① 冯友兰、胡适、朱光潜等：《那时的大学》，国际文化传播公司，2015，第23—24页。

庭的欢迎。不过，这些学校往往收费不菲，一年一两百大洋的学费，对于普通人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因此一般老百姓家的学生是不敢轻叩其门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回忆，当时他曾同时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由于圣约翰大学费用昂贵（一个学期就要 200 多银圆），他考虑家庭实际情况，已准备放弃而转去南京求学。结果她姐姐同事听闻这情况，劝说她姐姐：“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最后借钱给他上了圣约翰。^①

当时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是一笔相当昂贵的开支，囊中羞涩的学子们如果想继续升学还有什么法子呢？其中一个就是入师范学校读书，有些师范学校不仅能免除学费，还解决学生食宿，也不失为清贫学生的一条升学之路。

辛苦的“赶考路”

确定了投考学校，就要按照学校的招考时间和条件去赶考。虽然民国不像古代考科举那么辛苦，不过就当时的交通

^① 周有光：《超越百年的人生智慧：周有光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第 19 页。

条件来说,赶考也是件折腾人的“体力活”。

语言学家赵元任刚开始在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读书,他家住在常州,南京与常州两地虽不远,但他第一次去南京时,从家到南京就得水陆换乘,整个行程颇为周折。他先是乘小火轮东行至苏州,然后换乘较大轮船到上海,在旅馆住一夜,最后再换乘扬子江大轮船前往南京。

因为大多数学校除了在学校所在地设考场之外,还会在上海、北平这样交通方便的大城市设考点,对于大多数非本省赶考的学生来说,赶考路就需要跨省,显得更为漫长了。当时季羨林从老家山东到北平投考学校,他记得到北平赶考的学子,几乎全国各省的都有,连僻远的云南和贵州也不例外。北大早年毕业生杨亮功(后为知名教育学家)回忆,他从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便计划北上作升学准备。由于他是初次出远门,父亲伴他由乡间到县城。他们与同行赶考的4位同学搭伴,一路由巢县搭小轮,经芜湖,乘大轮,到南京,转津浦铁路北上。路上大家相互照料,减少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而对他来说,有个曾进京参加过殿试的父亲对于沿途情形给予指示,也是相当幸运的。

在考期安排方面,为了方便考生应考,各校会尽量地错开。一个考生也尽量地参加不同学校的入学考试,增加被录

取的机会。在到北平投考的考生中，一个人同时报考六七所大学的不在少数。陈岱孙本人在1918年春投考时，就依照所选择几所学校考期的先后，为自己排出一张应考表。其中清华考试时间较早，陈岱孙从老家福州赶到上海参加的第一场就是清华的考试，而其他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晚至七八月才举行，他也只好做第二次、第三次来沪的准备。

每个大学不仅考期安排不同，考试场次也不同。热门的如北大和清华当然只考一次。但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据季羨林回忆，一个暑假就招生四五次。“每年暑假，朝阳大学总是一马当先，先天下之招而招。第一次录取极严，只有极少数人能及格；以后在众多大学考试的空隙中再招考几次；最后则在所有的大学都考完后，后天下之招而招，几乎是一网打尽了。”^①季羨林评论，这种做法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因为考试报名费为每人三元大洋，这在当时是个不菲的数目，等于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费。替各位考生来算笔经济账，参加一次考试的报名费、路费，再加上食宿等等的各项开销，花费还真是不菲。

考场上的“拼搏”

即使有勇气报考那些声名在外的名校，要想考进去却不

^① 季羨林：《清华园日记》，青岛出版社，2015，第200页。